楊文恪公文集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八

寧海潘頴校正
後學陸時泰
朱冕編集

說

序論語弟子先後說

史記首列孔門弟子十人大畧因論語四科之說惟以政事先言語則馬遷之意耳真西山首列孔門弟子十一人一適四科惟進曾子以接顏子則西山之意耳十一人以後不過亦因史

遷之舊然史遷又不知何所因也今顏曾閔之序仍真氏而以仲弓居冉伯牛之前者以聖師稱仲弓之言不一而是而伯牛止見於惜死之數語未可以陳蔡一時所記為定也以宰我居冉有季路之後者以予之欲短喪非二子比以子游子夏商容子賤居冉有季路之前者以聚歛不得其死非四子比也舉有子於子游之上者以子游諸人嘗欲以師禮事之也曾子張以下進以意序之則亦不過聖師平昔之所品藻未嘗問答之際以窺見其淺深焉耳予取論語

類聚諸弟子語以便觀省既次其先後因著其説

諫説

或問諫官專於言事乎曰官以諫爲名言事其職也不言可乎曰昔韓退之譏陽城不諫歐陽永叔責高若訥不諫不言則失其職也程明道爲御史裏行嘗對神宗言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何也曰明道以格心之學欲堯舜其君其對君言專於責難不得不爾至他日論王廣淵青

苗栝克王安石剛褊自任亦何嘗不言臣下哉但其所謂長短者非若後世捃摭鄙褻瑣細之事以爲言耳曰諫官之外侍從之臣皆可言乎曰觀司馬温公不拜樞密之言謂爲侍從於天下事無不言是也曰諫官侍從之外其不得言乎曰梅福以南昌尉論王氏朱雲以槐里令論張禹當時史官記之後世公論韙之何嘗罪其不當言哉或又謂後之言事者類皆好名者也是不然好名而迓雷霆之威其爲計也拙矣豈好名與緘默保位以好官爵者孰賢昔人有云

求士於三代之上唯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唯恐其不好名好名猶可況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之固有而非果出于好名者乎世之有言責而緘默者類舉明道之言以藉口其耻已之不言而反嫉人之言者輙曰彼非諫官也是好名者也於乎諫官而諉以不必言不爲諫官而限以不當言立人之朝者固忍於塗其君之耳目如是乎余友鄒汝愚以翰林庶吉士嘗一言朝廷事竟左遷嶺表道出余邑與之言別反比因次第其語以爲之贈其有病汝愚者則必

以余言爲抱薪救火矣

約軒說

南昌艾君景福別號約軒旣謝世有年矣而其子太學生崇德溫爲家學欲庶爲著其說且言君之取諸此也葢嘗避逅閩中陳剩夫先生于張東白先生之座君請一言以爲益陳先生遂舉似之自是君處已接物皆致力於是而張先生亦謂君雖少孤失學然天資甚美嘗薰陶于鄉之劉翁晚年誨崇德務以用心於內以君爲篤行君子噫學貴於知要君能如是謂非知要

可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自夫道學不明記誦辭章之習盛世之學者不曰劉原父對客號入閣事詳盡無漏則曰蘇子瞻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士而馳騖於此浮華汗漫蕩無根柢浩無畔岸然自孟氏以來千有餘歲矣孰知其約哉至濂溪一出此弊始革而程子嘗曰操約者敬而已其意以為學必在於約而約不外乎敬也是即顏子之約禮孟子之守約學而知此則大本已立矣雖然入道莫如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又程子之訓也苟惟專守乎約而約也非由

於傳則聞見寡陋義理疏舛抑豈程夫子之意哉君於約之說已竊而往矣其子崇德太學果然操履不苟言論有據亦可知君因為說以貽之且願相與共講焉

楊生師孟字說

光祿卿楊公之孫浩省公南京公留之官下令從師學舉子業日有程限自春徂冬始命以歸乃謁予曰吾孫始冠字以師孟未有為之說者其為我發之俾以自勵焉竊謂浩然之氣在孟子養氣一章初學之士無不誦習而所以為師

於衆於遊於明於經於通於方於堅於高於積之上皆以允加之十二群從之所同也字各有義在修德在隱顯無不可用者而予之所論則皆以修德言之蓋以德爲務則隱顯無不宜矣儀禮三加祝辭凡三祝未嘗不首及於德德之外始及於壽與福予實竊比意耳自陸至陔有同父兄弟焉有從兄弟焉有再從兄弟焉若隅侍御君之子若階陽大尹君之子二君自領薦至登科皆聯名蓋陸氏爲歸安望族諸群從豈復他求之之家庭足矣其尚懋之哉其尚懋之

哉

揚生用中字説

揚生節奉其尊人京兆公之命來請字予謂節有甘節有苦節甘節則周公孔子之節其次則孟子周程張朱之節也苦節則夷齊之節其流則李膺范滂東漢諸人之節也道以中庸爲至與其爲節之苦無寧爲節之甘斯其爲中庸斯其爲至者矣故字生以用中然非先之以窮理之精格物之至中豈易知哉世有胡廣之中庸則又在東漢諸人下矣生以家學之懿頴秀之

資間誦其所為詩已自能超出常格然予之所望又有大於此者南軒有云要知伊洛傳有在文字外生其勉乎哉

陸海子容名字說

陸海子容予之中表姻也海其父所名者也子容其父之友所字者也一日請予以發其義古者子生三月為之父者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年二十為之賓者加冠于首而字之曰名曰字父之所以望我者何如師友之所以處我者何如夫水自江河而海極矣海之所受亦至矣猶

人之不有極者乎受之不有至者乎後生小子安可翫愒歲月虛擲光陰徒爲望洋之歎學則大學小學之條件詳之學之要則程子朱子之敬字盡之海也勉旃則所以名所以字者在是矣

養良齋說

程夫子有言古人此學是終身事又曰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其爲此言也皆所以闢聖學之路徑開聖學之門庭故朱夫子與東萊呂成公編近思錄一一條之以示學者正

以此耳後世之學則不然所謂我已不求聞達
讀書聊以消憂豈以學爲終身事乎所謂夜書
細字綴語言兩目眊昏頭雪白豈以終身果此
學乎封襄陽令楊君養齋平生孳孳於學今年
已七十有四矣而循未見其已焉謂其以此學
爲終身事非邪齋以養爲名平居檢心之功密
而主靜之時多謂致力於性情非邪君之實踐
其有素哉昔王烈以行義稱其鄉楊播以義讓
睦其族在君誠有之予近以尋醫過家寓閩月
旦評嘖嘖道君之事鄉黨公論之所自出也因

為養齋說以遺之君之子御史銓過庭之餘嘗從貟外郎葉釗氏游釗嘗從予游復有庚尹之私云

宮保李公士脩字說

宮保內江李公以予與之同登甲科同讀書中秘相厚善也乃命為其字之說蓋公加冠之時朋友以士脩祝而字之自是而後所以脩之者益嚴益密今則道明息立矣予方欲求教於公而并其所以脩者顧乃不鄙而諉焉豈不知予之衰頽曠廢而無能有助於萬一邪竊以

脩之爲言在論語則曰脩己以敬在大學中庸
在七篇之書則皆曰脩身至周子大極圖說則
曰君子脩之吉夫聖人生知安行固不俟於脩
矣若大賢以下苟不致夫修之之功則夫吾性
之善拘於氣而蔽於物者又何以復之耶古今
爲學之道不過復性而已孔子曰學而時習之
學亦多術矣有詞章之學有記誦之學有科舉
之學在孔子之時已有異端之學故曰攻乎異
端而朱子於時習之學必以復性言之何也故
曰古今爲學之道不過復性而已而詞章而記

誦而科舉豈孔子之所謂學哉學以復性爲務
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可馴至矣雖然修之何
如主敬其進爲也復性其歸宿也洙泗以來皆
然也請以復於公幸毋吝以語於予哉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六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七

傳

虞思傳

[緜亦莘厲吳楚間方言呼虞緜猶言亂緜又呼紛織其得名或以小蔓縈絡如緜如織耳]

君姓虞名思帝重華之後世〻種德子孫蔓延于天下君生有異質相者謂其面如皐陶異日當大貴嘗讀魯論至雖蔬食菜根必祭以爲說其祖諱高蹈丘園之上匡衡上疏薦之帝召見與語父之因嘆曰可謂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頓人之膏粱之味也擢光祿大夫思退自感激

以爲野人獻芹正區區之謂也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當死生以之雖鼎鑊刀鋸所不避也積歲餘遷至相國居燮調之任然性清介寡合一日侍食帝側面折易牙儀狄之短二人銜之賂帝左右譖于帝曰陛下用易牙儀狄睟面盎背相虞思殊瘦於前何不逐之帝以爲然自是稍疏之思遂乞骸骨歸後終于家帝思之追封穰侯太史公曰蕭望之欲去弘恭石顯而卒爲恭顯所譖陳蕃欲去曹節王甫而卒爲甫節所害豈獨虞思然哉然能見幾而作不至下獄殺身卒

齊封爵號名俱全其智亦足尚也已

徐氏傳

徐氏諱評豐城下陽人幼爲熊孺人媵歸邑之王坊陳氏侍巾櫛於掌教用本先生掌教自領永樂甲午鄉薦授湖廣興國州訓導遷福建尤溪縣教諭徐氏與熊孺人俱隨行掌教性簡淡而屢任復請吟徐氏甚能安之服飾一隨分而容止閑雅亦有不假乎是者熊孺人治家脩內則古禮徐氏奉教唯唯凡女紅之類一經指教終身不忘掌教終尤溪徐氏年二十三偕熊孺

入孤兒寡婦旅竟飄飄竟歸䰟於首丘之上未發能孺人亦以憂終時掌教尊公猶在庭以徐氏年尚少且無出將嫁之徐氏聞而泣曰今主君主母不幸遺七歲兒暨兩幼女詎忍弃之以事他人不得已惟有死耳公遂不強自是孤嫠攻璧鏤心石腸人無不難之平居勤織紡於刺繡亦精緻月積歲累皆為二女計及先後行裝奩稍備殊不類孤女出室者所育七歲兒是為鳳崗甫提携保養無不周至俾有今日有子四人復撫抱之猶見其有孫十餘輩成[illegible]

汾卒壽八十有四僞君甫爲之齊衰三年
贊曰婦人女子守節自誓如共姜夏侯氏世固有之不多見也夫以六禮所聘金帛而稱偕老者猶不能必其無再醮而況須婦識白樂天老病侵尋樊素竟去蘇子瞻間關竄逐數妾相繼請辭惟朝雲僅留孰謂霜降水涸有如徐氏者哉方當主公欲遣之時盟心數語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聞者當爲之毛豎其志直欲追姜夏於千載之上睥睨樊素輩不啻糞土英卒之男婚女嫁使良人數百年之宗祧危如累棋者化爲

翕斯之盛其有功於陳氏豈不大哉使立人之朝者皆如文中之徐氏則必不棄漢獻以事魏委柴世宗之子以事宋矣徐氏享年逾八望九亦人間稀有之壽豈非天之福善人乎

楊僉事小傳

公姓楊氏名大榮字崇仁其先湖廣麻城人至公之五世祖德言當元季時爲統軍萬戶有事于蜀因家鄷都曾祖繼祖祖興文仍世不仕父弘道性豪爽不群嘗爲其邑訓術卒以公貴贈大理評事母戴氏贈孺人公自少不凡大理器

遣補邑庠弟子員時鄙人鮮知學公獨
儷遊鄰邑聞遂領景泰庚午鄉薦天順丁丑登
進士第適大理至京師見而喜曰吾邑甲科寔
荒今始於吾見矣於是人咸榮大理有子謂公
爲能悅親既而丁大理憂即吉授大理評事甫
四載　朝廷詔大臣舉所知司寇王恭毅公時
爲大理卿舉其屬獨以公遂陞江西按察僉事
江西民訟素繁公盡心剖決率夜燭視事亡無
留滯所至允以洗冤澤物爲己任建昌
誣朱槐者二十八人爲盜瘐死過半囚併槐產

公至一訊悉破械出之九江　與百戶
田春有隙嘗令盜引春獄成公翻其案請于
朝事下廷尉覆奏可之南昌有權貴家被劫其
訟其仇逮繫滿獄無敢辯者公獨明其非辜
衆爲公懼公曰吾終不能以民命附勢也頃之
果獲行刼者衆皆愧服公猝遇變胸中具有方
畧九江舒原一窰縣羅萬春皆擁衆竊發至殺
守將公率民兵禽其渠魁至是諸郡盡怗然矣
成化甲午公以才見忌遂致其事齊民聞之泣
當道乞留者幾千人公自大理以上累資鉅萬

其富家居民梁斷塗阻爲行者所病輙撰金造之尤樂於周貧公在官不以吏事廢文學所歷爲郡必引諸生講論經籍開畧遺幅至其執法則不可犯也公娶吳氏封孺人子男六長孟琦華陰縣丞次孟瑛刑部主事博學能文負氣節才力甚勁次孟琳陰陽學訓術次孟瓔孟瑾孟瑜云

贊曰予聞公歸鄞都里有萬金者爲族人誣伏人命有廖仕乾者爲慈令所忌欲置之死皆爲申救之公已致事猶如此則其居官從可知矣

世有戴法冠厭投牒不暇理當其怒盡取而裂之于庭究聲載道若不聞其視公爲何如使公不即致仕不止提刑一方則天下或庶幾乎無冤民矣然則公之去留其所繫豈小哉

鄭貴宣傳

君名鐸字貴宣姓鄭氏豐城人父叔溫母周氏生七歲從父發蒙于家熟孝經論語俱母日授年十一而孤以母命出就外兄學踰冠從吳[illegible]齋門人戴子靜學于靜齋講周易大極圖及小學諸書或令其暇則彈琴誦古詩數首于芸[illegible]

專專於樂君皆悅而學焉則所得蓋有出於浮華枝葉之外矣君既不攻時文不求世用而人之知之者不過以忠信謹恪雅招延之以教小童之念書作詩對者耳是雖欲語以所聞于子靜者其知父兄之望與子弟之志不在是何君資束脩以為養且資以自給早歲數學于外中年以毋老輟學於家毋卒乃復出至於衰遲猶未能免於是也其所師而事之者輒不能忘一則曰表兄二則曰戴先生而於戴先生尤言之數數平生辛勤耕讀相半於象緯風水醫藥卜

籩豆能旁通於戲成周賓興之制不行于後世宜斯人輩遂隱約且將終其身焉夫孔子之荷蓧丈人程子之漢濱父老即其言語要非常人數千百載之下卒無有能道其姓名者以其陸沉又無他文字之可考見也予於君爲之作傳其庶幾有聞于後哉

肯齋華君傳

君華氏諱基字允成世爲無錫巨宗 國初貞固先生拓產于邑之延祥鵝湖間華以再振貞固生仲諄仲諄生思濟思濟生守方以收族

[illegible]聞于時守方生文熙號南湖贈累世之[illegible]
振其產君文熙第二子母閼氏生而自幼莊靈
寡言不與群兒習嬉戲事弱冠喪母號痛嘔血
日加羸瘠父諭之曰而毋不可作優以疾貽吾
之憂乎乃勉彊節哀浸抵平復時佐父理家父
曰若將何爲對曰業廣矣惟廣惠於人乃所宜
爲父曰吾志也於是每發廩不欲邀息敵地所
入不欲取盈水旱則損而又損鄉人德之病爲
之請禱愈則爲之相慶焉嘗撰述先德及爲家
祭儀節并世德堂訓以示子姪取貞固所爲遺

懷詩遂句繫之以箴揭諸座右以自警焉父諱疾問安嘗藥往往通夕未嘗交睫父命析産所取甚廉或評之答曰吾體弱子幼如此而猶懼弗勝焉族之人莫不義之仲父文輝讀書隱處人稱爲會通子尊奉甚至事必請而後行於兄兄明愛敬兼盡兄亦賢之對弟姪儼然如嚴敎之誨之復諄諄然嘗營室去先廬僅百歩其曰世德堂及肯齋皆其所扁者因以肯齋爲號人亦以肯齋稱之室成二十年始入以居蓋前此不忍離親之左右耳居父喪哀毀不得燃濕其[illegible]

患瘵右臂偏痿平生自奉節約終其身不改庚歲時祀先精潔豐腆雖臂廢亦力於拜起性好學以詩游縉紳間嘗至南都所獲諸公唱和篇什動盈卷帙君所自作務歸於倫理世教不為長語中歲以錢穀出納授之家衆一切毋令闕白嘗遇歉貸粟數千斛弗責償頻年逋租者類置弗問坐是家漸落俛而枌心不少變焉間謂子鑰曰業去而德存此吾之所以裕後也鑰自能言即有教稍長遣從明師友猶自課之故鑰未冠能文章成就之早如此弘治癸丑貴宼饑

有例勸分君輸粟授蘇州衛千戶戊午又饑復勸分輸粟授指揮同知爲人醇謹無事端坐不見疾言遽色不欲譚人過失犯之不校至於所守則不可奪讀史於忠節事感憤擊節其有志之士哉正德丁丑春綸以上舍居南雍君尚無恙一日手書召之綸至拜慶畢第曰吾思汝甚切耳踰旬弗豫卽還居正寢氣將絕謂綸曰吾年過五十得從先人于九原無復遺憾但在汝則當自勉耳言已目漸瞑移時復視語如常若有所待然又三日女之適人者咸集諸婿若錢

訓鄒申鄒承鉞去疾亦畢至遂恬然而逝寔五月之二日也年時君有詩云五十不爲夭我今逾二齡人以爲詩讖然觀君之遺書其子或者心静而明自知其壽之盡不然詩則讖矣書亦讖耶其生以成化乙酉十月之六日春秋多其詩讖一歲耳配趙氏有賢行子男二鑰其長娶鄒氏次爲鍵娶楊氏女七孫男一增壽論曰冢宰王文肅公稱君敦行孝弟克承家教人謂之實録然君處富盛下能周閭左之急上能應公家之需卜式所謂有財宜輸委焉援所謂多財

貴能施君何慊乎哉中年以來家人生產絕不掛意其視園田徧天下而猶自執牙籤書晝夜笑討者相去遠矣若君者豈不爲賢乎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七

銘 題跋

硯銘

謂汝尚其量也能倂三峽之雄詞謂汝学其形也能擴長杠之巨筆嗚呼汝形其泰山汝量其溟渤

洗硯丁未會試塲屋失之

雙鶴銘

余官中書楊汝圭惠予雙鶴始而畜之於邸舍稻粱雖充庭院弗廣食焉有餘遊焉不足繼而徙之於郵舍庭院寬廣稻粱弗充遊焉有餘食

焉不足夫羨一鶴化去果腹枵而然歟其尚存
者歟將鬻爲然與鶴壽雖長亦必有盡乃命胥
吏收而瘞之歟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
棄爲埋狗也狗馬且爾茲可闕乎既瘞之復銘
之嘗考歐陽永叔集古錄焦山下有華陽真逸
所撰瘞鶴銘昔人且爾獨可吝乎或曰徇所以
守間焉所以致遠在鶴無此勞也何瘞爲或否
曰神仙家往往控鶴而跨之常人無此事
也何銘爲是不然鶴之足取者甚多而蘇子瞻
盛稱其難進而易退嗚呼即其難進易退之一

節是乃士君子出處之大致守身之常法鑑也如此眞可以勵德式瘁之銘之夫豈不宜銘曰

三揖一辭君子所趨前身孔明後身若水蒐兮何之胥兮此委封以一坏後人勿毀

致知銘

人之致知格物爲先大學始教孔曾的傳字義未明解者紛然至於十傳二條缺焉程子釋疑朱子補篇後學何幸披雲見天或論古今或窺簡編或察身心或究魚鳶一事未透他事別研否則勿舍必攻其堅用力之久一日豁然人心

至靈用大体全格致之學可不勉旃

力行銘

持守踐履皆屬於行利勉與篤力之異名借使不力德何由成商之高宗舊學已明惟行之艱說乃丁寧宋之諸儒力行著稱温公和靖孰敢抗衡要知此學錯綜從横行固為重知豈可輕所以温公不滿二程至於和靖考亭有評曰行曰知皆未易能二者並進日惟兢兢

存養銘

人之稟氣有濁有淸五性之善聖同凡氓希之

則是安可小成不有學焉豈可至明占人此學
將養性情夫子發之是爲小程復以敬字反復
丁寧琴瑟簡編皆吾友朋和靖三畏書之於屏
橫渠六有勸之座銘外貌不敬慢易必生樂記
此語尤爲至精工夫磨聞貫徹知行

省察銘

理欲在心源非並列理乃本根欲乃旁蘖求其
界限動始分別譬之二人一主一客又如五金
一銀一鐵潛滋暗長須早覺察毫末尋丈至勞
斧伐星星燎原不可撲滅顏淵四勿工不可缺

曾子參三省是爲要訣必愼其獨中庸提掇幾之一字通書屢發防意如城知幾則哲

誠銘

誠通誠復天德之四惟聖則然無妄之至若夫不欺乃爲其次大學有關在於誠意一善一惡生死路異初學致力實在於是欺詐勿生矯偽勿事內外如一表裏無二尋常致力曷爲其地幽獨之間若可放肆上帝臨之鬼神森侍未行其庭肅然堂陛嗚呼嚴哉安敢忽易

敬銘

熙重華曰欽曰恭湯敬日躋文謹緝中散累
諸經似異實同迨至伊洛大開群蒙闡聚而言
最為有功主一無適整思動容惺惺收斂尹謝
用工考亭繼之一惟是從謂此敬者聖學始終
敬齋一箴理密辭工表裏動靜一以貫通前此
學者捉影捕風嗚呼程朱惠我無窮

動銘

寒暑代謝動靜不已人稟有生造化等耳動為
之用靜為之體動而不靜從欲而已動而能靜
由順乎理一念之萌心之所始向善背惡務審

於此一事之爲身之所發去邪就正須定所以身心之動安可非禮聖師拳拳獨告顏子人於動處往往差矣龍門有箴高山仰止

靜銘

緬惟元公圖說有作主靜一言實爲要約至於性靜可以爲學與夫靜坐皆出伊洛龜山靜觀喜怒哀樂上蔡靜字不妨多著諸子之論又其注脚精神不定理雖深造澄心息慮寒潭秋瑩禪家入定自謂有悟及其動處未免多錯吾儕之靜要非彼若尚思[illegible]偏敬是良藥

書西湖歸棹卷

此西湖歸棹卷者夏公宗義歸杭時贈行詩文也公省親江藩既而歸展其先墓惜其去者感有所作萃成一卷云後四十年其子國賓君宗予討夏公歸棹時寒暑已屢更中間歸而來來而歸者又數數矣予生也晚方其歸也正韓昌黎所謂不知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安能握鼻陽關之聲模寫離別之狀哉第念年時亦嘗扣舷西湖之上拜岳飛之祠弔林逋之墓水光山色對人如許而遊人歌舞不無寂寞

未審夏公此歸時視昔前如何縱歸時視今日如何倘國賓君迎養南昌當相逢於東湖之濱細話西湖顛末則夫世事之田海湖山之夢幻又可一慨也夫

題憲副涂公畫像卷

此帙乃憲副涂公之像自倣秀才至爲御史凡服色之等差容貌之老少皆按時命工畫之以貽厥後人者也公薨若干年其子秋特以視俾題識其上且曰爲憲副時尚欠一畫行當補之予生平未識公面至其方嚴峭厲則聞之熟

公性不喜酒間有招致之終席不能強一觴不喜俗人與之並坐不妄交一語游綉斧閩廣郡縣貪酷吏多望風解印綬去殆所謂剛者歟今觀其像風格孤峭目光如炬昔太史公意張良必魁梧一人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以爲不逮所料予謂太史公誤矣張良類以柔取勝善藏其用豈魁梧者哉良貌誠稱其柔若公豈非稱其剛者耶或者乃曰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於人乎公嘗齟齬仕途蓋剛之過正不知自古及今以柔取敗者亦多矣豈獨剛爲然哉蘇

子瞻有云折不折天也此言得之矣公諱棐字伯輔世爲豐城人

跋豐城劉氏族譜後

此譜廉愚男氏易菴先生所重脩家君所校正者先生年已七十餘猶能作譜中蠅頭字毫髮不苟非其涵養有素而作事之甚敬保生有道而目力之甚明何以至此若夫劉氏源流之深遠先生作譜之典實覽者當自得之

吉水忠節祠記跋

吉水忠節祠記彭侍講數五所作而祠則陳僉

張孝祥所建以奉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楊文節公者也記述歐公而推二公謂其事不盡傳而笑其狂話其悖者當復如是是蓋有所感而云也侍講先生在朝孤立一時之人不以守正而嫉之必以迂學而忌之而食事君之在江皋最爲有風力者亦幾爲權勢所敗然則是記之旨得非感激目前而傷今悼古之所形乎侍講先生與家君友善歲戊戌廉始見之京師坐間猶舉家君策中警句以見教時家君方困說郎林壑而先生尋寄此本數千里之間而勤勤於

一紙或者其亦有意乎今先生已下世僉事君終以此免官使先生有知必謂巳言之復驗矣庸識而藏之於家以示子孫使知一時之毀譽不足恤而千載之公論有所在也

跋淥津雜詠

予取道上饒獲拜一齋先生於其里第一坐頃之間而先生之所以開發予者至矣退而見其仲子誠善未及款語亟袖一冊所謂淥津雜詠者視予於冊中且屬言於其上逢窗舍李疾讀一過見其音響之高議論之正蓋[illegible]

[illegible]公間諸其家學淵源有自可知矣淥津之異
子雖未能罷是其間而其見諸誠善之所賦詠
者固已宛然如在目前矣是豈徒哉他日修誌
者必有取焉誠善名某號永溪々々即淥津也
伊川先生嘗言某亦能爲龍門山添勝蹟於異
代誠善其勉之吾人於伊川固可學而至也

書莊孔易爲施生易號說後

定山居士易公正別號爲程菴蓋本伊川先生
之學以取義而亦劉靜修程至正之說也予謂
近世有希其人而用厥姓氏以爲號者若虞伯

生之於邵康節是已學邵不至而為虞學伊川不至亦當為尹彥明以下諸人公正務勉之

跋草廬刪定葬書

右葬書一部稱草廬吳文正公澂刪定金華鄭謐註釋䕃有文正公題識言建安蔡季通因世俗所傳郭璞葬書二十篇去其十二而存其八然亦不無混淆且言此本為最善分內外雜篇觀其語亦未明言其所自刪定者然嘗閱公集有葬書註序一首言世傳葬書被人亂真嘗為擇從精至純著為內篇精粗純駁相半者為外

篇粗駁當去而姑存之者爲雜篇則此書果經公手無疑矣鄭氏謂此書有杜本有孫本杜本爲所定初本孫本乃晚年續定本尤爲精密則公所稱此本爲最善者其孫本乎鄭氏又謂今以孫本爲主而兼取杜本則固有所更定矣惜二家之本無所攷見而於景純之學又莫能窺其奪神功改天命者無以訂其去取之是非而果合於文正公晚年所續定者而無毫髮遺恨與否也聊記于此以俟有異人能知異書者未附文正公葬書註敘于後庶便於覽云

題宋史大義

宋太宗於太祖之崩乃古今未決之疑獄嘗聞國朝史館儒臣編集宋元二史綱目至此則議論互有異同然戳斧夫聲固已分書於其下矣先是保齋劉文安公作宋論歷證太宗之事以爲有其後新安程學士作宋紀受終考歷辨太宗之事以爲無學士蓋在史館者今觀綱目所書與學士所論則一時異同從可知矣近日大尹丁君天錫復作宋史大義盡劉受終考之案予得而觀之竊謂茲事緊要在於壬子癸丑

之辭日其次在於宦官宮婢之屛除故乙 家於此咨極其辨至於柱斧之戳則又緊要之緊要者而受終考則李嘗置辭焉予嘗詠史有誰云禪受從容夜柱斧猶聞戳地聲天錫亦見取之要之公論在人千載不泯而所見則有不同君其藏之以俟

書王進士文稾

前輩作文於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此朱子語也然論其歸雖以歐陽子之學韓卒無尋其相類處至於三蘇父子豈無口傳心授東

坡不似頻濱頻濱不似老泉蓋圭於各自成家之爲貴也王君清才妙齡知此理者試爲一論之

跋樂安何氏存德堂詩卷

樂安何翁大成欲纘其高曾祖禰之善因名其堂曰存德翁已即世其子太學生純以諸搢紳所爲存德堂詩文見示何氏代不乏人不獨翁以上數世而已予聞在宋有了翁者號堅白道人嘗勑文信國起義兵在元有大屋者以古學自任吳草廬嘗推服之翁徃矣志了翁之志學大屋之學得非太學君所當纘者乎若然則存

衍之堂與有光矣

跋莆田林氏世德圖後

莆田林氏名天下唐有九牧之稱以仕宦之盛也　國朝有無林不開榜之謠以科第之盛也今此圖九牧在焉自餘則有不得而盡列也然豈特仕宦科第之盛而已哉如諱蘊之在唐當劉闢叛急斥大罵正氣直節顏杲卿之流也如諱應成諱棟父子之在宋俱登潘瓜山陳復齋之門師友淵源蔡元定仲默之儔也至於孝友文學如諱攢諱圭風槩清謹如諱順諱宗皆翹

翘然此則林氏之所以盛者如此廉嘗謂唐之顔氏不優於崔盧乎宋僊游之蔡不愧於建陽之蔡乎君子於崔盧或不取其門第於二蔡或比之一薰一蕕是知林氏之家聲赫然於八閩三山者誠在此而不在彼也今都憲公清操重望博學推文林氏當益增重焉公出示此圖因得拜而觀之謹識于後云

書宋名臣言行録後

宋名臣言行録有朱子所編者有李幼武所編者朱子所編則前後二集李幼武所編則續別

外三集本朝葉侍郎以別集一卷有李綱二卷有呂頤浩三卷有張浚皆另在卷前不在目錄中又謂呂夷簡非正人而記剪鬚賜藥之詳余褒公正人而有杖脊懷金之恥疑非朱子手筆爲後人所增損廉以為外集卷端有濂洛關閩司馬温公東萊南軒諸儒像温公不收于外集而亦列其像如此之類謂爲後人所增損誠有之若所編杖脊懷金剪鬚賜藥之類此則無可疑者美惡何嫌於同詞褒貶豈拘於一定哉抑別集有析爲上下二編者有併爲一編分上下

卷者此亦爲後人所亂于家所藏本乃析爲二編者侍郎所見其萃爲一編者乎五集皆舊校脫落特甚他日嘗通數部之有無而合之尚未備焉姑俟廣求而補足之庶此書之無遺憾也

跋六一平園二先生遺墨後

二文忠公敗筆斷楮片語單詞率爲世所寶重者以其人耳豈徒以其文豪墨妙而已哉然彭中丞漢議疏出伊川筆晦菴提刑之命寔周丞相所薦二公之在程朱如此觀是卷者不能無感焉水部王君天印前文忠之里人後文忠之

郡人嚮慕鄉先正尚護持之

跋林君曾奏稾

告君之體凡指陳論列貴乎切中事機之會而語言辭氣尤貴於誠懇詳盡庶乎感人易入若是者非識見涵養之俱到不能也林祠部君曾前後所上章疏非一可謂切中事機之會而誠懇詳盡者矣祠部之學識涵養於是乎可見矣應嘗謂晦菴先生諸封事雖動以萬言然輒讀輒不覺盡紙但恐其說之竟而不見其辭之多今祠部所上亦動以萬言誦之意味有餘令人

不厭其得晦菴之家法與抑晦菴謂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効不徙可以告君正吾輩所當講者近時朋友之助甚寡愚不能無望於祠部而請益焉

書彭文思公文集後

此彭文思公文集而其季都憲公奉公遺言選之以傳者也公有得於伊川程子答朱長文之意其平生所作不欲多存故都憲公選之極嚴如此旣梓行不鄙見示廡讀之終紙偶憶早歲聞人誦公二詩其一題陶淵明云解印歸來雪

鬟飄呼兒滴露寫前朝丁寧莫取江頭水恐是金陵一夜潮其一題王明妃云抱得琵琶不忍彈胡沙獵獵雪漫漫曉來馬上寒如許信是將軍出塞難今皆不在質之都憲公謂公原稿已自刪去之矣　國朝吉郡居內閣稱文章大家者楊文貞公劉文安公二公文集皆出親選論者謂文安之文刪去過多今集中亦有不逮所刪者豈他人知之而顧自不知與否則亦如韓退之謂下筆不稱意而入輒以爲好與要知公於其文其所取舍自有深意而都憲公之所選

蓋得公之深意者也抑公是集首載 經筵講章其所陳皆格心之論自餘諸作視楊劉二公各擅所長然非後生末學所宜僭評也初廉計偕上京師家君謂翰林二彭先生不可不一見蓋謂公與數五殿元也由是皆得見之丁未釋褐辱公以始仕立 朝名言舉似其接引故人之子拳拳厚意今公不可作矣寧不撫卷而爲之慨然乎

書遂菴卷後

遂菴楊先生自少出語驚人搢紳士識與不識

皆能道其姓名康嘗見其登岳陽樓詩雄傑俊
逸老論今人就於古人嘗爲絶倡又嘗見其上
酒詩凡有和者人人答之信乎有八面受敵之
才者矣近又得相親炙聽其議論益知其存心
於天下之事甚熟間出遜菴卷見示昔朱子鵝
湖之會其贈象山兄弟有舊學商量加邃密之
句一時大儒倡明此學師友之間切磋之義不
出乎邃之之說則先生平生用工亦可見矣康
前所言要其緒餘固先生之自不以爲至者也
他日攷邃之効詎可量哉

跋楊名父文稾

名父考功往年作縣治行爲近時第一今出示其所爲文得而讀之又近時工於古文者之不易有此也今之作者大抵未能出於自然惟在模倣古人正不知昔之大家謂韓孟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吾愛名父類能道所欲言蓋幾出於自然矣文章足以潤身政事足以及物若名父者非邪雖然由一邑推而廣之由著述進而求之韓范之事業程朱之學術吾於名父端有望焉因併及之以冀有徵於他日云爾

跋諸儒講義後

此編乃蘭溪董君遵道類集宋元諸儒講義共六十九篇首朱子玉山講義說者謂爲夫子晚年教人親切之訓後學所當深味者也次陸象山白鹿講義此最爲朱子之所取者也又次則吕東萊春秋講義以東萊固朱子平日所與共爲此學者也又次則黄勉齋以下諸儒之說則皆朱子之傳派也夫在象山東萊既不異於朱子在勉齋諸儒又皆出於朱子則此篇雖通謂之朱子之學可也學必宗朱子而後爲不差議

論必合朱子而後爲不謬也然朱子之學豈出于朱子雖謂之程子之學可也程子之學豈出于程子雖謂之孟子之學可也推而上之至於孔子至於堯舜羲軒要其極則出於天也嗚呼此六十九篇者自夫俗學視之予不知其以爲何如自夫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患無門户以入者之讀之也如寐之得覺如醉之得醒矣董君分教吾郡不即時之所好者而投之而顧汲於此其望一時學者豈淺淺哉用是敬歎而僭書其後云

書記祖墳後

廉嘗閱晦菴先生序其朱氏譜謂其先世方大人十五公焉夫人之墓皆已失之及訪得連同兆域所在率族人言于有司而後得之且謂世次之易遠骨肉之易疏墳墓之不易保也乃更定爲朱氏世譜以此觀之則墳墓之易失古今所慮吾家龍潭祖墳往年爲孫某侵界廉與伯兄方大訟于縣令乃白胡家堆祖墳入 國朝復爲杜氏侵界屡矣而家君屡命子姪訟之亦卒得白迹者塘頭洲祖墳被地佃侵垄因廉歸

省掃墓知之諭令遷改以去更有謀塟者已請地師定向矣聞風而止然則梅菴先生所謂墳墓之不易保者不益信乎家君致仕歸于三溪津中溪橋塘頭洲西庄湖四處祖墳俱用大石封之延歷久遠然非歲時子孫展拜躬視則有未忍以盡言者因記各鄉祖墳如右俾後人有所考且有所警云

跋富山十景詩集後

淳安方氏諱一夔嘗詠其富山十景而其五世孫憲副公復于諸搢紳續詠之長短古近体雜

以成卷屬副之子濟甫冬官出以見示方氏淳
安故族其十景中所謂上貢祠堂則祀其先諱
昊號靜樂唐亡恥非所事者而是祠之祭田嘗
置於十三世孫諱逢辰宋狀元蛟峯先生也靜
樂遠矣蛟峯之文章奇挺秀拔與終南太華争
高同時若文文山謝疊山筆力相伯仲及夫運
去物改而文山之結纓疊山之卻穀先生之閉
門以拒召命皆同此心者也豈可以死不死異
論哉廉蚤歲得蛟峯集讀之如獲海外奇寶嘗
愛其燕臺禮重金為屋嚴瀨風高玉作鈎之句

然亦未嘗不慨嘆宋史不爲之立傳也雖然隋書無王通傳不害爲大儒若先生自有不朽者在因書此於卷末以致後學景慕前脩之意云

書四禮論略後

或問四禮儀節多矣今所論止此何邪曰朱子家禮詳略適中損益至當後有作者不可尚已今所論不過小小異同一二事若冬至立春之祭則亦發明家禮之所當遵者耳如此數條尚恐不得朱子之意而無知僭妄餘尚何說哉

題律呂算法

鍾律以筭數為先也苟非精於九章而欲泛論其理則是未嘗下學而遽求上達豈可哉予友會稽季貢魁明德嘗取律呂新書節節推筭悉徵其微予自讀此書以來未之見恐自有此書以來未之有也間蒙出示所以開悟乎予之孤陋者多矣明德以沉潛之資當英妙之年何所不至此書其益加討論以發西山蔡氏之所未發雖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可也書此以竢

書家譜後

譜學廢絶久矣近世歐陽永叔蘇明允各以其

意爲之遂爲後世之所取則吾嘗閱而評之歐譜法最善而强其不可知未免啓虚僞之端蘇譜事最實而徧於所自出未免生爾我之弊吾家上世譜大約如歐氏譜圖爲列五世至於事蹟横書于各世之下又類史記表体然中遭焚厄斷而不屬此譜乃吾父復菴郡公截自十二世祖以下録之名爲後譜其事則傳舊其法則純用歐其實則無愧於蘇云

題木車集

廉登歳頗嗜作文至今無成恒自悔恨以爲費

日力於此爲可惜也行人司副秦君從簡出其
近年所爲詩文稾得而讀之則有以見其學之
博才之贍思如春空之雲氣如秋江之濤其至
於成也必矣君以木車名其編自謂有取於周
子載道之說且退託於輪轅之末飾其志於遠
到者哉竊以周子猶欲人善其文辭至程子之
論韓退之則曰有德而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
是又以文辭爲不必攻矣二說要須析而求之
又必總而會之如此庶幾不爲昌黎以下人物
願以質之秦君

書夏太常遺言卷後

此卷乃太常夏公治命於啓殯窆棺與夫墓銘皆有所處至於訓子不離忠孝謙厚是時氣息絲髮僅能握筆而能致謹於此可謂難已公之先忠靖公卓然一代名臣則公之所以得之家庭者固非他人所及宜其垂絶之語不苟如此其冢嗣適政君廷章出以見示予因追數夏氏自忠靖公以來祖子孫有禄于　朝者百幾十年似此者實不多見豈非所謂忠孝謙厚有以致之與文字所記皆謂忠靖公德量過人徹於

太常公之言而又見吾廷章元信

書太極圖纂要後

嘗攷南軒有書與朱子論大極圖說解謂中正仁義皆有動靜不當指正義為靜至與東萊書亦謂元晦仁義中正之論仍執舊說又謂大極圖程子未嘗拈出不惟不以朱子之解為然而并太極圖疑之矣及觀黃瑞節大極圖附錄載南軒一段謂中也仁也動而通也元而亨也正也義也靜而復也利而貞也則與朱子之說合矣至謂道有体有用而用之中又有体存焉則

盡得夫子之意矣蓋中正仁義皆用而以正義為体者是乃所謂用之中又有体存焉者也朱子嘗訪南軒於長沙留宿兩月其歸也南軒送之詩云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南軒至是始釋然無疑然則黃氏所録語其在作詩之後歟嗚呼以南軒尚復如此在象山則有所不免以南軒象山之高明尚費辭說如此則所謂張貴誤等文何足論哉

書陳白沙詩後

朱子謂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

後亦無傳之者或有以數為言者未必盡出於加一倍法而流於風角鳥占者多矣其詩亦自成一家未有能為之者若夫胸次高明識見洞徹則誠所謂振古之豪也近年白沙陳先生棲遲衡門優游卒歲於吟哦諷誦之際每稱堯夫不置則所以慕其為人者已非一日矣予喜其所為詩暇日擇錄若干首間以數言釋之用備觀覽而已若白沙之胸次識見滑隨花草堯夫不堯夫世之君子必有知之深者而不俟乎予之言也

集卷三十八